

ONE HUNDRED OF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S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悲惨世界

四卷

(法)雨果

中国文联出版社

悲惨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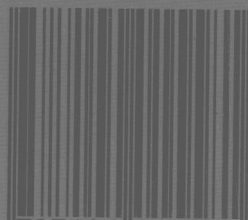
[法]雨 果 著
袁健琳 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媛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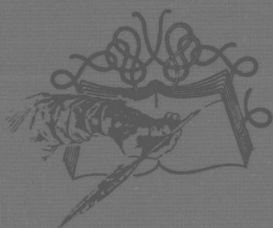
ISBN 7-104-01558-2



9 787104 015581 >

ISBN 7-104-01558-2/I·636

定价：9666.00 元



世界名文選



第十二卷 科林斯

一 科林斯的过去

在菜市场 and 兰布妥街之间，正对着蒙德都街的地方，有一家编制筐篮等物的铺子，一个用柳条编的拿破仑大帝的模拟人像即是铺子的招牌，上面写着：

拿破仑其实就是个柳条人

但想让过路的人料想到这地方在将近三十年前所目击的惨状，仍然是过分苛求了。

这地方便是当年的麻厂街，它的原名是 Chanverrerie 街，科林斯便是开设在那里的一家著名的酒店。

读者应当还记得，我们前面谈到过圣美里街垒的后面还有一个街垒也在这地方。到今天，这街垒在人们的回忆中已经毫无踪迹了。这麻厂街上的街垒正是我们要瞻望的对象。

为了叙述方便，请让我们采用我们在叙述滑铁卢战争的时候采用过的方法。在当时，从圣厄斯达什岔路口附近，到巴黎菜市场的东北角，也就是今天兰布妥街的入口处，这一带地方的房屋原是乱七八糟、横横卧卧的。读者对于这里的街道，如果还不是太模糊的话，不妨假设一个 N 字母，上从圣丹尼街起，下到菜市场止，大化子窝街和麻厂街恰恰构成了两竖，两



悲惨世界

竖中间的斜道是小化子窝街，横穿过这三条街的是蜿蜒曲折至极的蒙德都街。在这四条街横纵交错，乱如迷宫的地方。从东边的圣丹尼街到西边的菜市场，北起天鹅街，南迄宣教师街，七“饼”在这一块一百平方托阿斯的土地上奇形怪状、大小不同、方向各异的房屋正像那建筑工地上七堆乱石，随意丢在房屋与房屋之间，都只留着一条窄缝。

我们说窄缝，是对于那些黯淡、阴仄、转弯抹角、两旁夹着倾斜破旧的九层楼房的小巷，所能找出的最确切的表达方式。那些楼房已经破旧到如此程度，以致在麻厂街和小化子窝街上，没有那些大木料面对面互相撑着两旁的房屋，就不能再称为房屋的。街窄，但是水沟宽，街心终年是见不到干面的，行人得紧靠着街边的店铺走，店铺暗得与地窖子无异，门前竖着打了铁箍的护墙石，垃圾成堆，街旁的小道口上，装有百年以上的古老粗大的铁栏门。兰布妥街的修筑将它一扫而尽了。

蒙德都这名称，确已让我们佩服它的名符其实了。稍远一点，和蒙德都相接的陀螺街这个街名，对于这实际情况则表达得更加淋漓尽致了。

从圣丹尼街到麻厂街，街面愈变愈窄，行人就像钻进了一个长管子漏斗。在这条相当短的街的尽头，有一排高房子在靠菜市场一面挡在那儿，除了左右两旁的走得通的黑巷子，它与黑色的死胡同是没有区别的。这巷子便是蒙德都街了，一头通到宣教师街，一头通到天鹅街和小化子窝。在这种死胡同的底里，靠右边那东巷子的角上，有一幢稍矮一点的房子，伸向街心，就像岬角与海的关系。

一家大名鼎鼎的酒店，正是在这幢只有三层的房子里，欣欣向荣地生长了三百年。从这酒店里，经常传出来人们欢笑



声，老特阿费勒所作：

情郎非绝悬梁去，

骸骨飘飘去迫人。

这两句诗所指的事，却也有幸以此地方为发生地。

这既是个好地方，那人家便不必更换开酒店的地点。

在玛都伦·雷尼埃的时代，“玫瑰花盆”是这酒店的芳名，当时的风尚，爱搞文字游戏，那根漆成粉红色的柱子的招牌便也赶了这个时髦。在前一世纪，那位值得崇敬的那托瓦尔——被今日的僵硬学派所轻视的奇想派大师之一，曾多次光顾这酒店，坐在当年雷尼埃经常痛饮的那张桌子旁边醉酒，那粉红柱子上还有幸得到了他的手迹——一串科林斯葡萄。店主人高兴之余，便换了招牌，在那串葡萄下面，用金字写了“科林斯葡萄酒店”。这便是科林斯这名称的来历。酒徒们欢喜简短一点名称，这也是很正常的事儿。文字简略，有如步履踉跄。科林斯便接管了玫瑰花盆的坐位。最后那一代主人，人们称为尉什鲁大爷的，对这些典故已一无所知，那柱子便被漆成了蓝色。

帐楼下的一间厅里，楼上的一间厅里有球台，楼梯是螺旋式的，桌子搁着酒，墙上满是烟子，白天点着蜡烛，那酒店的概貌大致如此。楼下的厅里，平地有块板门，通地窖子的梯子便在它下面。尉什鲁一家住在三楼。二楼的大厅里有一扇暗门，门里搁着一部梯子，从这便能通到三楼。房顶下面，有两间带小窗洞的顶楼，那是女佣人们的窝巢。厨房在楼下，陪伴着帐台的厅房。

尉什鲁大爷虽是个厨师，却更具有化学家的风范，人们不仅在他店里喝酒，还在那里吃饭。尉什鲁发明了一道店里的特



悲惨世界

色名菜，就是在肚子里塞上肉馅的鲤鱼，他称它为灌肉鲤鱼（carpes au gras）。人们坐在钉了一块漆布以代台布的桌子前面，一支羊脂烛或一盏路易十六时代的油灯的微光里，津津有味地尝着这东西。好些顾客甚至是从远道专程而来的。有天早晨，尉什鲁忽然灵感突现，要把他的这一“拿手好菜”给路过的人们介绍一番。他拿起一管毛笔，在一只黑颜料钵子里，蘸上了墨汁，凭着他那同他们的烹调法同样有他的独到之处的拼写法，让这几个他在墙上信手涂成的字更加引人注目。

CARPES HOGRAS

那第一字尾上的 S 和第三字头上的 G 伴着某年冬季的雨雪共同飘逝了，剩下的只是：

CARPE HO RAS

为招引食客而信手涂成的这一微不足道的广告，在季节和雨水的帮助下，竟这样意味深长地劝告人们。

于是，这位尉什鲁大爷，不懂法文的，却突出了拉丁文，他从烹饪中悟出了哲理，并且，在要干脆取消封斋节这一想法上，与贺拉斯并驾齐驱。尤其让人惊讶的是，它还可以解释为：请光临我店。

所有这一切，都已踏入了历史的烟尘。蒙德都迷宫，从一八四七年起，便已被剖腹，并被进行了大肆的捣毁，到现在也许已经不在了。麻厂街和科林斯都已于兰布妥街的铺路石块眠长眼了。

我们已经说过，古费拉克和他的朋友们常去科林斯求教聚会或者联系。是格朗太尔发现科林斯的。他第一次进去，是为了那 Carpe Horas，以后进去是为了 Carpes au gras 们在那里喝，吃，大声吵嚷；对于账目，他们有时少付，有时欠付，有时不



付，但因为尉什鲁大爷的老好人角色，他们始终是没有受到怠慢的。

尉什鲁，老好人，生着横胡子小饭铺子老板，常常会引来人们的笑声。他的面部表情老是狠巴巴的，好像存心要把顾客吓跑，走进他店门的人对于看他的嘴脸是应该习惯的，他的埋怨以及他那种随时准备吵架，不情愿开饭伺候的气势都是需要忍受的。但是，正如我们先头说过，顾客始终是不会遭受冷落的。这一怪现象使他的酒店生意兴隆，为他引来了不少的年轻主顾，他们常说：还是去听尉什鲁大爷发牢骚吧。他原是惯于要刀使棍的。他常突然纵声大笑。笑声浑厚爽朗，显见他不是心地阴暗的。那是一种外表愁苦而内心快活的性格。你在他面前的畏怯眼神是他最喜欢的，他有点像一种手枪形状的鼻烟盒，一个喷嚏就是它最大能耐。

他的老伴尉什鲁大妈，生着胡子、模样儿怪丑。

一八三〇年左右，尉什鲁大爷踏上了黄泉路。做灌肉鲤鱼的秘法也被他带去效敬阎王了。他的遗孀，得不到一点安慰，继续开着那店铺。但是烹调远不如前，坏到叫人难以下咽。酒，原来就不好，现在更是不成样子。古费拉克和他的朋友们却仍照旧去科林斯，——“由于怀念故人”，这是博徐埃常说的。

寡妇尉什鲁害着气喘病，对于她从前的农村生活的美好回忆，难以忘怀，让她的语言单调乏味了，甚至发音也是很奇特的。她对于在乡村中度过的青春时期，还有些破碎的印象，聊到这些，语言也有些独特。她常回忆当年，说道：便是所知根（更）鸟在三（山）楂树林里歌唱。

楼上的厅房是“餐厅”，圆凳，方凳，靠椅，条凳和桌子，



悲惨世界

还有个瘸腿老球台充塞着这间长形大房间。厅的角上有个方洞，正如轮船上的升降口是螺旋式楼梯的通道。

这厅房只有一扇窄窗子透阳光，一盏煤油灯是永远点着的，形象很是寒伧。凡是应该有四只脚的家具都变成了三角先生。用石灰浆刷过的墙壁上，除了这首献给尉什鲁大妈的四行诗便空无一物了：

远远给你是惊讶，近处看之发寒战。

一个肉瘤是那鼻孔里的瘤；

人们见了直哆嗦，怕她把瘤喷给你，

有朝一日那鼻子，终会成为盘中餐。

那是用木炭涂在墙上的。

尉什鲁大妈，从早到晚，总是泰然处世地从容不迫地在那四行诗跟前，来回踱着。两个女佣人，一个叫马特洛特，一个叫吉布洛特——人们从来不知道她们是否还有其它的名字，帮着尉什鲁大妈把盛劣酒的罐子搁在每张桌子上，或是把各种喂饿鬼的杂碎汤舀在陶制的碗盏里。马特洛特，周身浑圆，红头发，尖声尖气，奇丑无比，丑得连神话中的任何妖精都不教与之相媲，是已故尉什鲁大爷生前宠幸的苏丹妃子；可是，按习俗仆人总是立在主妇后面的，她丑得比尉什鲁大妈还要丑一点。吉布洛特，则与马特洛特相反，娇弱，白，淋巴质的白，蓝眼圈，眼皮总是困倦，节省着眨动，可以说一种慢性疲乏症，正在侵袭她，她每天第一个起床，最后一个睡觉，伺候每一个人，连另一个女佣人也受此优惠，从不吭声，千依百顺，脸上总挂着一一种疲劳中的微笑，具有着睡梦中的平和。

在那账台上面挂着一面镜子。

在那进入餐厅的门上，是古费拉克用粉笔写的这么两句



话：

只要你能，就不要拘束自己的食欲；只要你敢，就肆意吞食吧。

二 酒店畅饮

我们知道，若李的宿舍是赖格尔·得·墨经常住的地方。他有一个住处，正如鸟儿有根树枝。两个朋友同吃、同住、同生活。对他们来说，只除了躯体，一切都是共同的。他们真是形影不离。六月五日的上午，他们到科林斯去吃午饭。若李的伤风很严重，鼻子不通，赖格尔也并不比他好。若李的衣服不像赖格尔的那样破旧。

他们大致在早上九点钟进了科林斯的门。

他们上了楼。

马特洛特和吉布洛特迎接着他们。

“牡蛎，干酪和火腿，”赖格尔说。

他们在一张桌子旁坐下。

他们是那酒店唯一的顾客。

吉布洛特认识若李和赖格尔，往桌上放了一瓶葡萄酒。

他们正吃着牡蛎的时候，有人从那楼梯的升降口里伸出头来：“我正走过这儿。是一阵布利干酪的香味把我吸引来的，太美了。”

这话便出自格朗太尔之口。

格朗太尔拣了一张圆凳，在桌子前面坐下。

吉布洛特看见格朗太尔来了，便往桌上放了两瓶葡萄酒。

这样便成了三个顾客。



悲惨世界

“难道你打算喝掉这两瓶酒吗？”赖格尔问格朗太尔。

格朗太尔回答说：“人人都是聪明的，惟有你是高明的。两瓶葡萄酒对一个男子汉来说不算什么。”

那两个已经开始吃，格朗太尔便也开始喝。一下子半瓶便下去了。

“你那胃上怕有一个洞吧？”赖格尔说。

“如果有的话，你那衣服袖子也沾了光了。”格朗太尔说。

接着，他又干了一杯，说道：“说真的，祭文大师赖格尔，你那衣服也真够可以的。”

“旧吗？旧点好，”赖格尔回答说，“正因为旧，我们才都好好地活着。它随着我伸屈，从不别扭，我是个什么怪样子，它就变个什么怪样子，我要做个什么动作，它也绝不会妨碍我。我只是在热的时候，才感到它的存在。旧衣服真具有老朋友的温存。”

“这话没错，”开始加入谈话的若李大声说：“一件旧衣服就和一个老盆（朋）友一样。”

“这话从一个鼻子塞了的人的嘴里说出来就更没错了，”格朗太尔说。

“格朗太尔，你刚才是从大路来的吗？”赖格尔问。

“不是。”

“刚才若李和我看见了那送葬行列的头走过。”

“那个场面真让人禁（惊）奇”若李说。

“这条街的清静可真让人佩服！”赖格尔大声说。“谁会想到巴黎已是天翻地覆？足见这一带从前挤满了修道院！得·布勒尔和索瓦耳开列过清单，还有勒白夫神父。这周围附近一带，在从前，教士满街跑，像一群群的蚂蚁，穿鞋的，赤脚



的，剃光顶的，留胡子的样式多得很，花白的，黑的，白的，弗朗西斯亢会的，米尼姆会的，嘉布遣会的，卡尔姆会的，小奥古斯丁，大奥古斯丁，老奥古斯丁……简直多得跟烂西瓜上的苍蝇。”

“换个话题吧，”格朗太尔插嘴说，“谈起教士就叫我一身搔痒。”

他接着又叫了起来：“哇！我吞下了一个坏了的牡蛎。我又要泛忧郁病了。这些牡蛎是臭了的，女招待又奇丑无比。我恨人类。我刚才在黎世留街，走过那大公共图书馆。那些图书，只不过是一大堆牡蛎壳，搞得我的胃不舒服。多少纸张！多少墨汁！多少乱七八糟的手稿！而那全是一笔一笔写出来的！哪个坏蛋认为人是没有羽毛的两脚动物呀？另外，我还遇见一个我认识的漂亮姑娘，有花神的美貌，天使的快乐，同时送给你春天的欣喜，这倒楣的姑娘，因为昨天有个满脸麻皮、丑得可怕的银行老板看中了她。天哪！女人欣赏老财，就像铃兰，猫儿追耗子，也不放过小鸟。这女郎，不到两个月前，她还乖乖地住在她那小阁楼里，把些穿带子的小铜圈一个个缝上紧身衣，你们管那叫什么？做针钱活。她有一张帆布榻，她待在一盆花的跟前，我们还可以说她是拥有快乐的。一下子，她变成银行老板娘了。这一转变就在昨晚那几个小时内。我今早又遇见了这个欢天喜地的受害人，可怕的是，这个小娼妇，她的漂亮丝毫未减。她脸上一点也没有那财神爷的丑行。蔷薇花和女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毛虫在蔷薇花留下的痕迹是看得见的。这也许是缺点也许是优点。啊！这世界上，并无所谓道德。这些东西都可以为我作证：作为爱情的象征的桃金娘，作为战争的象征的桂树，象征和平的这蠢材橄榄树，它的核粒几



悲惨世界

乎梗死了亚当的苹果树，裙子的祖先——无花果树。关于法权，你们要知道它是什么吗？高卢人想占领克鲁斯，罗马保护克鲁斯，并质问他们：克鲁斯怎么得罪他们了？布赖纽斯回答说：‘犯了阿尔白对你们所犯的错误，犯了费代恩对你们所犯的错误，犯了埃克人，伏尔斯克人，沙宾人对你们所犯的错误。它们和你们做邻邦。克鲁斯是我们的邻邦。我们看待邻邦和你们是没什么区别的。你们抢了阿尔白，我们要拿下克鲁斯。’罗马说：‘你们拿不了克鲁斯。’布赖纽斯便攻占了罗马。他随后还喊道：‘Vae Victis!’这样便是法权。啊！在这世界上，有多少猛禽！多少雄鹰！我想到这些便全身打战。”

他把玻璃杯递给若李，若李给他斟满，他随即喝一大口，接着又说，这杯酒甚至没有打断他的话，旁人没有察觉到，连他自己也一样。

“攻占罗马的布赖纽斯是雄鹰，占有那花姑娘的银行老板也不例外。这里那里都同样没有羞耻。因此，什么也不要相信。除了喝酒。不论你的见解如何，你们总应当像芋里镇那样对待瘦公鸡，或者像格拉里镇那样对待肥公鸡，关系不大，喝酒才是最重要的。你们怎么想起跟我谈起林荫大道，送殡行列等等。天知道，是不是又有一次革命等待爆发呀？慈悲上帝的这种穷办法确是让我吃惊不小。他随时都要在事物的槽子里涂上润滑油。这里卡壳子了，那里行不通了。快点，革命一下就都好了。慈悲上帝的一双手老是让这种脏油膏抹黑了的。如果我是他，我就会简单些，我不会每时每刻都要上紧发条，我会圆活玲珑地引导人类，我会像编织花边那样，把人间事物一一安排妥当，而不把纱线弄断，我不用考虑，临时应急，我不会演出什么特殊的节目。你们这些人所说的进步，人和事变是它



的两个原动力。但是，恼火的是，有时也得有些例外。对于事变和人来说，正常的组成是不行的，人中间，必得有天才，事变中间少了革命也不成。重大的意外事件是规律，在事物的程序中间不可能没有重大的意外事件。如果你知道彗星，那么你就该明白天本身也需要有演员上台表演。正是在人们最不注意的时候，天主忽然在天空的墙壁上张贴出一颗巨星。好不奇怪的星，一条其大无比的尾巴在后面拖着。凯撒正是因此去见上帝的。勃吕都斯戳了他一刀子，上帝撂了他一颗彗星。嘎嗒一下，一片北极光出现了，接着一场革命，一个大人物；用大字写出的九三年，傲慢无比的拿破仑，广告牌顶上的一八一一年的彗星。啊！多么美妙的天蓝色广告牌，充满了意外的或喜或悲的七彩之光！砰！砰！景象空前。抬起眼睛看吧，闲游浪荡的人们。天上的星，人间的戏剧，本就没有什么秩序。好上帝，这太过分了，也还不够。这些破例的手段，在富丽堂皇的表面下，却有着这么寒酸的实体。我的朋友们，老天爷已经穷于应付了。一场革命，这究竟代表什么呢？证明上帝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他便来他一次改变，因为在现在和将来之间有了断裂，因为他；上帝，在连接两个头这件事上无能为力。事实证明我对于耶和华的财富情况的估计是正确的；只要看看上界和下界有这么多的怨愤的话，天上和地下有这么多的穷酸相，鄙吝的作风，贫陋的气派，窘困的境遇，只要从一只饥肠辘辘的小鸟看到我这个没有十万利弗年金的人，只要看看这疲惫不堪的人类的命运，甚至也看看手执绳索的王亲贵族的明天——公代亲王便是死于吊索的；只要看看冬天，它除了代表天顶上让冷风吹进来的一条裂缝以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只要看看早上照着山冈的鲜艳无比的金光紫气中也有那么多的衣不遮体的



悲惨世界

人们，看看那些冒充珍珠的露水，仿效玉屑的霜雪，看看这四分五裂的人类和七拼八凑的情节，并且太阳有那么多黑点，月球的窟窿也不少，处处都是饥寒灾难，我怀疑，上帝不是富有的。他的外表不坏，这是真话，但是我觉得他对于这种应付还是很吃力的。他便发起一次革命，正如一个钱柜空了的生意人举行一个跳舞会。不要从外表上去鉴别天神。在这金光灿烂的天空下面，有的仅是一个贫穷的宇宙。在世界的创造中，也有失败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郁闷不乐。你们瞧，今天是六月五号，已经到了日暮时分了，从今早起，我便一直在盼着朝阳。可直到现在天还不亮，我敢打赌，今天一整天也不会亮的了。一个低薪办事员把钟点弄错了。是呀，一切都是颠倒混乱的。什么也配合不上什么，这个老世界已经走到了死亡的边缘，我站在反对派这边。一切都是乱七八糟的；宇宙爱戏弄人，就像孩子们一样，他们要求的永远尽空，他们得到的永远没无聊。总之，我冒火了。另外，赖格尔·得·墨，这个光秃子，叫我见了就难过。想到我和这孱头同年纪，我便感到难为情。但是，批评是批评，我从不侮辱。宇宙仍然是宇宙。我在这儿讲话，没有恶意，我于心无愧。永生之父，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此致敬礼。啊！我向奥林匹克的每个圣者和天堂上的每位天神宣告，让我做巴黎人原就是一场谬误，就是说，永远像个羽毛球似的，在两个网拍中间飞来飞去，一下落在吊儿郎当的人堆里，一下又要与调皮捣蛋的人为伍！我原应当做个土耳其人，像个道学先生做梦似地，整天周旋于东方的娇娘玉女们表演埃及的那些绝妙的色情舞的喧闹舞台，或是做个博斯的农民，或是在贵妇人的簇拥中捞个威尼斯的明门旺族，或是做个日耳曼的小亲王，把一半步兵供给日耳曼联邦，自己却在图



境线上优哉游哉！这样才是我原来应有的命运！是呀！我说过，要做土耳其人，我一点也不改变。我不懂为什么人们一提到土耳其人，心里总是充满敌意，穆罕默德有他好的一面；我们应当尊敬神仙洞府和美女乐园的创始人！不要侮辱回教，它是宗教中天堂的惟一持有者！说到这里，我坚决主张干杯。这个世界是件大蠢事。据说，所有这些蠢材，又要打起来了，在这百花盛开的夏季，他们放弃了挽着个美人儿到田野中，刚割下的麦秆堆里去呼吸广阔天地中的茶香味，却偏要去互相厮杀，打到皮开肉绽！确是，傻事儿干得确实不少。我刚才在一个旧货店里看见一只破灯笼，使我想起：如今的人类依旧没有找到自己的灯笼。是呀，我又悲伤起来了！囫囵吞下一个牡蛎和一场革命是不会叫胃舒服的！我又要垂头丧气了。呵！这可怕の古老世界！人们在这世界上，老是勾心斗角，厮杀拼打，真没办法！”

格朗太尔啁里哇啦说了这一大阵子，接着又咳嗽了一阵，活该。

“说到革命，”若李说，“好像很明显的，巴（马）吕斯正在闹恋爱。”

“爱谁，你们知道吗？”赖格尔问。

“不知道。”

“不知道？”

“确实如此。”

“马吕斯的爱情！”格朗太尔大声说。“不难想象。马吕斯是一团雾气，他也许找到了一种能同他一同飘荡的水蒸气。马吕斯是一个诗人类型的人。所谓诗人，就是疯子的代名词。天神阿波罗。马吕斯和他的玛丽，或是他的玛丽亚，或是他的玛